

你能记住几个吉祥的日子

紅 孩

国庆前夕,我的好友秋君和中国工美集团做了一个文化创意:制作《国器——吉祥中国印》,材料用和田玉为母本,他委托我分别送给一些熟悉的有重要影响的作家、艺术家、科学家,以此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。我对古玩、玉器一类属于外行,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国庆后,秋君电话特别提醒我,一定要让对方把他们喜欢的日期提供一下,这个创意规定每一个日期只有一套,时间一定要选在新中国成立的七十周年里,制作方可以刻在上面作为永久纪念。我觉得这是好事,就编个信息发了出去。很快,朋友们纷纷回执,说这事太有意义了。

回信的人大都选择自己的生日。这可以理解,任何人都会在意自己的生日。都说现在的孩子十分在意生日,其实,人上了岁数,其在意程度一点也不比小孩儿差,要不然怎么会有老小孩儿的说法呢!当然,每个人选择自己认为吉祥的日子,自有其中的道理。就如我张罗这件事,也有几个人不选择自己的生日,他们愿意选择让其更加难忘的日子。最有意思的是,我明明提醒,要选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的日子,有人还是把一九三〇年代、一九四〇年代的日子给我发来。我开玩笑说,好日子在新中国成立后,别岁数大了,越过越糊涂啦!

万里同志的大公子、作家万伯翱先生回信说,我父亲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率部队渡过长江,登上南京浦口,任党委书记和军管会主

任,就用这个时间吧。我说,这不合规定,您可以选您当年插队的日子,或您老爷子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日子。万先生又回复:噢?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(也是尼克松访华到上海的日子),愚兄结束十年知青生活进入河南大学(开封)读书了,用这日子行吗?我说,当然可以,这日子太值得记忆了。

跟万伯翱先生有相同记忆的是著名女作家范小青。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,到苏州的吴江插队,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恢复高考,她从而有了上大学的机会。我和范小青多次聚会,也曾和她一起到过吴江,很多的老乡至今还能说起她们几个女知青的故事。范小青说,那时从吴江到苏州没有公路,要坐船,几乎要一天时间呢。现在方便了,高速公路只需十分钟。

著名编辑家、作家周明打电话告诉我,他记忆最深刻的日子是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日。这一天,《人民文学》杂志正式发表了由著名作家徐迟撰写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。杂志一面世,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,人们奔走相告,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,中国科学的春天来了,甚至有人称这篇报告文学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报春花。作为这篇报告文学的策划人、责任编辑,周明经历了请作家徐迟、陪同徐迟多次采访陈景润、编辑部几经讨论、主编最后拍板等不同寻常的经历。由于这篇报告文学的巨大成功,从而也推动了报告文学这个文体在改革开放最初的灿

烂与辉煌。

军旅作家王宗仁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告别陕西扶风县,来到昆仑山下,开始了长达六十余年的军旅生涯。他由战士到指导员,再当宣传干事,直到一九六四年调到北京总后勤部机关,当创作员、创作室主任,一边创作,一边辅导业余作者。几十年来,他一百多次翻越唐古拉山,满腔热情地投身青藏线,为那些长年战斗在雪域高原的官兵歌唱,先后出版了《昆仑山的爱情》《青藏风景线》《藏地兵书》等近四十部报告文学、散文集。许多熟悉他作品的作家、读者,特别是生活在青藏线的人,都亲切地称王宗仁为“高原之子”。

阎纲发来的日期是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四日。肖复兴发来的日期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。陶斯亮发来的日期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。赵丽宏发来的日期是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一日。理由发来的日期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。阿成发来的日期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日。陈世旭发来的日期是二〇〇一日。蒋子龙发来的日期是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。叶梅发来的日期是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。看着这些日子,我相信每个日子背后都有难忘的经历。你可以猜测,那是他上大学的第一天,那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,那是他第一次获奖,那是他第一次出国,那是他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商品房、汽车——这就是七十载不断发展的中国,这就是不断创造第一次的中国!



都市里的岭南民俗

廖虹雷

岭南,五岭之南。岭南的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,自古文化同源、习俗一脉。

港、澳、穗、深、莞、惠、禅、肇、中山、珠海、江门等地区,先秦时期是百越文化的大本营。秦汉时期,百越与中原文化深度交流,至唐宋后,又与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西方文化糅合,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岭南文化。

岭南文化除了粤文化外,还包含广西文化和海南文化。广东汉族民俗文化的核心是广府、客家、潮汕三大民系,具体表现为广府民系中的粤语、粤菜、粤剧,客家民系中的客语、客菜、客家山歌和潮汕民系中的潮语、潮菜、潮剧。还包括三大民系不尽相同的建筑风格、生产生活习惯、民间信仰和仪礼等。

广府人是最早落籍在大湾区沿海、江河湖畔富饶区域的“本地人”,客家人是后来从中原迁徙粤北、粤东、赣南和闽西等地,再辗转大湾区的高山岭地定居,故谓“客家人”。

本地人、客家人、潮汕人在漫长的躬耕垄亩、凿山煮海中,因地域环境和语言习惯的差异,形成了吃、住、穿、行和嫁娶、生辰、寿诞、礼仪等不一样的习俗。吃,广府人靠海生活,爱吃“三鲜”(鲜鱼、鲜虾、鲜贝);客家人依山而居,条件所限,养成吃“三咸”(咸鱼、咸菜、咸肉);潮汕地少人多,则喜“三佳(食)”(“佳糜”即食粥、“佳藤”即食半汤半菜、“佳嗲”即饮茶)。住,广府人大多住“四水归堂”

的砖瓦排屋,屋脊硬山式带覆耳封火墙,深圳、中山、珠海蚝产区民居还用

蚝壳做墙,门窗、屏风花纹镜片用蚝壳片镶嵌,独具艺术特色。客家人住泥砖屋,有钱人家盖青砖屋,或用灰沙、纸筋和糯米饭春“三合土”墙,建方形、矩形围屋。围屋高墙对外可防御,对内是族人生活的小天地,适合御人生地不熟的地方,建立相互抱团过日子的居家环境。

深圳现存上百座围屋,建筑材料及屋形外观,与粤东、赣南、闽西圆形土楼不同。深圳毗邻香港,较早使用洋水泥钢筋并参考华侨带回来的外洋图纸建筑,客家围屋坚固、实用、洋气,又具极强的防御功能。横岗茂盛世居围屋中,就有一座西班牙式样小楼,宝安桥头村“植利楼”、石岩墟“明星楼”和观澜墟有10多座红楼式的多层洋楼,在传统客家大屋中吸收了国外风格,体现了深圳民俗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。

说起防御,深圳还有众多炮楼,类似珠江口西岸“四邑”(开平、恩平、台山、新会)的碉楼。“四邑”有2000座碉楼,一个县平均500座。而宝安(今深圳)仅一个县就有1000座,原因除了地处海防要塞抵御外敌、海盜、土匪外,也因此地商贸发达,有钱人众多。

这里生产生活方式多样。农耕时代,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地区有农民、渔民、蚝民、盐民、船民和香民。渔民、蚝民、盐民长年与海打交道,为避避海风海浪,他们头戴铜鼓笠(俗称渔民帽),丘陵山区的女人则戴客家凉帽,大鹏一带的凉帽把帽顶

漆成红色,帽帘布不是黑色而是海水蓝,据说这是沿袭大鹏所城清军红顶头盔的传统。客家女人勤劳俭朴,上山砍柴割草,下田插秧割禾,在家养猪做饭,她们的袖筒比广府女人短三四寸,以方便农事家务。

大湾区原住民中,不同民系嫁娶寿辰礼仪习俗都有差别。广府人、客家人新娘过门是在中午12时前娶进家,潮汕人(含客家)梳头、拜神、接新娘过门却在半夜,天亮前新娘必须迎进夫家,即“夜嫁”。长者做寿辰,清嘉庆《新安县志·风俗》载,客家人“称寿必自六十一始,重一不重十”,即逢61岁、71岁、81岁、91岁做大寿。广府人则“男做齐头,女做一”,男性做寿在60岁、70岁、80岁,女性则61岁、71岁以上,此习俗延续至今。

改革开放以来,勇立潮头的大湾区都市圈高楼林立,港澳穗深等地越是现代化,民俗文化也越耀眼。香港中环、尖沙咀车水马龙、灯红酒绿,让人目不暇接,而长洲、大屿山渔村风情亦让人流连忘返;澳门葡街异国风情使人惊叹,而横街窄巷的小吃飘香更令人垂涎欲滴;广州连片新城的崛起备受瞩目,而西关百年的风采韵味悠长;深圳百里深南大道花团锦簇、南山盐田海边栈道美不胜收,而大鹏古城、赤湾炮台、松岗文天祥纪念馆、蔡学元进士第等历史遗产更不断吸引游客访古打卡……

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,爷爷奶奶很早就过世了。小时候我曾问父亲:老家在哪儿?父亲说:听你爷说,在江西一个叫李家的村庄。从此,乡愁氤氲氤氲,梦境一般,盘桓在我的脑际,解不开,抹不掉。

前些时候,朋友邀我去雪峰山的李家湾。

汽车沿着崎岖的山道,风尘仆仆潜入群山腹地。一路驰骋,越往前走,树木愈发茂密葱郁,鸟雀这些精灵使原本寥落的山野喧闹起来。一大朵一大朵的云,诗意地飘过天空。公路不远处,宽绰澄澈的统溪河蜿蜒南去。河在这里流淌太久了,当它与它擦身而过,汨汨的流水声径直滴入我的心房。我想,生活就是一场漫长的旅行,我们从起点出发,走在迂回的路上,行色匆匆,似在赶一场生命的集。

暮色四起,四周一片混沌,我们来到位于群山之中的蒲安冲村。村寨的夜色沉寂、安宁,修葺一新的乡村小路,在橘黄的灯光下愈发清晰。我们入住进一家名为“千里古寨”的乡村旅店。热腾腾、香喷喷的饭菜陆续端上,美食不可辜负,一路困顿与倦意,在我们的狼吞虎咽中消失殆尽。入夜,窗外飘起淅淅沥沥的小雨,敲打瓦棱,滴滴答答,似一支轻柔的乐曲,让我物我两忘,一夜酣梦。

翌日,山雀的啁啾声将我唤醒。洗漱完毕,我匆匆走出酒店,顺着湿漉漉的山村小道拾级而上。雨后山野空气清新,深吸一口,五脏六腑都仿佛被淘洗。行至山腰,我开始气喘吁吁,浑身上下却异常通透。极目远眺,一叠远山在云雾中似隐似现,意韵万千。那一团团雾气时而左旋,时而右绕,轻逸飘渺,似妙龄女子的曼妙轻纱。

前面就是李家湾!文友指着山下一湾人家,兴奋地说。我循声望去,跃入眼帘的李家湾,是典型的湘西村寨形态:群山环绕,小桥流水人家,鸡犬相闻。进入院落,

我们惊奇地发现,这里房屋的布局和格调,却迥异于湘西地域的特色。门洞粗犷厚重,木格窗棂的横格和竖格结构缜密,摒弃了采光度差的弊端,更注重私密性,与北方防风抗沙的建筑体系十分吻合。

有关李家湾的由来众说纷纭。传说明朝末年,民怨沸腾,战乱迭起,为了躲避战争,名医李时珍的一支后裔李景文带领众多家眷自湖北蕲春迁徙江西,颠沛流离之后,又从江西一路逃亡至湖南淑浦九溪江。彼时,湘西属荒蛮之地,远离纷争。独特的地理环境,加之雨水丰沛、土壤肥沃,各种可入药的奇花异草漫山遍野。李姓族人索性在这里安身立命,繁衍生息,并将此地命名为李家湾。这一支李姓族人作为医学世家,秉承祖上《本草纲目》《奇经八脉考》《五脏图论》《濒湖脉学》渊博的医学知

越过时间的乡愁

李少岩

识,在这里治病救人,广结善缘,方圆几百里,乡民所有疑难杂症,药到病除,口碑斐然。

行走在李家湾的阡陌小道,感觉时空交错。大地上的所有物事,都渗透着岁月的质感。这几年父亲和母亲相继离世,他们就像一片树叶,完成叶落归根的终结。那些贯穿岁月深处的家世线谱,尚未来得及厘清,从此沦为永久的谜团。人是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原乡的,一如树,树高千尺也难舍深根的情愫。

慢慢地走着,田地、山川、河流、树林、木屋,以及清风朗日,它们都像我的宗亲,以不同的方式、不同的姿态接纳我,与我对话,宛如久别重逢的亲人。一泓汪汪的暖流在心底涌动,这不正是我苦苦寻觅的一脉温情?此刻,我的脚步轻盈,唯恐自己的莽撞褻渎了先祖的护佑。

岁月沧桑,人事更迭。如今的李家湾非一家之姓,除了李姓,还有更多的唐姓、张姓和杨姓人在此耕地植茶,逐水而居。人就像一叶浮萍,顺水漂泊,飘到哪里,哪里就是家乡。每个人的身体里隐匿着两个故乡:肉身的故乡、灵魂的故乡。居住在李家湾的乡民们沿袭着古老的生活模式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隔着重山复水,望穿日月星辰,他们也会时常思念远方的家乡。是的,越过时间的长河,我常常相拥阔别的乡愁。回想这些年不断地拼搏、隐忍、挣扎,正因为有心中的精神家园,我的脚步才依然笃定。

三江源(外二章)

赵惠民



前,流淌着华夏亘古不变的初心。

大运河

一条南北贯通的水道,流淌了两千多年的时光。

一路上,波光闪烁的大运河宛若一条舞动的彩绸,从一望无际的荒原上流过。

与自然形成的江河相比,它全凭人工开凿,凭借劳动者的智慧与力量,使江河之水飞奔流溢,大写在这辽阔的土地上。

千年之外,一波春愁。一个个黄粱美梦,被梦里飞花的秦淮、余杭或牵连、或隔断,或延绵,或纵脱。一路飘摇的烟雨,令多少翩翩少年、谦谦君子,望着河对岸的翩跹舞姿、悠扬琴乐,想象着金榜题名的荣耀,枕着黄金屋、颜如玉的梦想入梦。

才子已远去,千古诗画依然在市井里鲜活。大运河的一纸风景图,记载着人间今生不負的繁华与

人与自然

